

小說 第二名 蘇朗欣

個人簡介：國立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系創作組碩士班三年級

曾獲台中文學獎、後山文學獎、奇萊文學獎等。已出版中篇小說《水葬》
(香港：水煮魚文化)。

旺角賓館

1

十一月的夜晚，玲放工回家，她在玄關甩開高跟鞋，倒在客廳的二人沙發上。健坐電腦椅上，從臥室探出頭來瞟女朋友一眼，又低頭回到手機遊戲的世界。

「今天回來得好晚啊。」健說。

「做老師一向都是這樣子，早出晚歸，就算是這種時候也一樣。」

「吃飯了嗎？」

「吃了一塊麵包。」

「剛才收到公司通知，明天也不用上班。這幾天太混亂了。」

「學校也差不多，教員室裡大家都在賭明天教育局會宣佈全面停課。今天有來上課的學生已經很少了。」玲按摩著腳踝。「你吃飯了沒有？」

「泡了杯麵。」

玲在心裡嫌他懶惰，但說出口的是：「要喝點甚麼嗎？」

「熱可可——」健輕踢地面一腳，連人帶椅滑進臥室。

玲扭開電視，廿四小時新聞台正直播衝突現場，路面一片混亂，垃圾桶、玻璃瓶和木板雜亂無章地倒下，更遠處有煙霧，雜物在焚燒。鏡頭前方偶爾有一兩個記者或者黑衣人走過，不過更多是保持漫長的空鏡，不時插入主播的畫外音，解釋現場。

她去廚房裡，從櫥櫃裡取出即溶可可粉。

健不知何時來到廚房門邊。

「幹嘛？」玲問。

「我想喝水。」

「別擠進來，我拿給你。」

「要冰的。」

他們住在上海街的唐八樓，單位割成兩半，隔壁的大房間住了一家四口；他們租用小的，只有二百幾呎。房間呈長方型，一切都如此狹窄，廚房只塞得進一個人，客廳只容得下二人沙發和茶几，連電視都要掛牆。

健拿著水杯走開，盯著電視，呷了一口。螢幕上又有硝煙。

打機半天，他還是累，感覺像是從來沒有睡醒過。也許是因為加班，他猜度。因為連日抗爭，公司有一天沒一天地開工，有時連續放假三天，之後就是無日無之的加班。昨天難得上工，他獨自整理所有貨物。如今倉庫裡只剩他一個人。上個月還有兩個年輕人幫工，現在一個辭職了，一個還押。他夜裡收工搵巴士回家，幾乎是沖了澡就倒下來。

只是五年，他覺得自己老了許多。

五年前，同樣的十一月，秋涼的夜裡，運動升級的消息在街頭上每個人的手機裡傳開。總之大會這麼號召，那年頭運動總是有大會的。

健收起和玲傳訊到一半的手機，跟上去，他不知就裡，但心裡有種責任感迫令他跟上，就像最初九月射了一地催淚彈，翌日他便出來。不覺間便混入了前排，胡椒噴一臉，他踉蹌後退，有人替他洗眼。四周人聲吵雜，失去方向感的健轉進小巷，不知道臉上是眼淚鼻涕還是礦泉水。

太超過了，狂號的心跳聲跟他說。

這不是他想要的。

他回到夏慤道，發現自修室人影寂寥。他坐在一張書桌前，桌上散亂地放著高中數學課本，四周安然無聲，他想抹臉，但手一摸上眼睛就刺痛。

這時有人觸碰他的臂膀。健勉強睜開眼睛，見到玲。

「你還好嗎？」她問。

那次夏秋之交，健只是個修工程學的副學士生；玲讀大學二年級，以中文系為榮。兩個人沒有多少共同點，唯獨都有一股幹勁，很容易就被電視螢幕裡面吶喊的學生領袖、如水的人浪、騰升天邊的催淚煙霧打動。

玲寫詩，那年當上詩社社長，由她組織的詩會從大學廣場搬移到了夏慤道的佔領區來。詩社邀請了幾個立場鮮明的詩人主持讀書會，陽光明媚時他們眯著眼乘著陽光讀特朗斯特羅默，下雨時則打著傘讀辛波絲卡。讀書會開放給所

有願意加入的人，幾個中學女生從自修室方向而來，怯生生盤腿而坐，眼神發光；其後又有文化人加入，不計年紀地和學生討論文學。午後日光映照下來，使一切泛著光環。

玲用手機拍照，發布在詩社專頁，她覺得這樣的事情可以做一輩子。

在自修室協助張羅木板和電器的健回望相隔一條石壘的讀書會。那時自修室建成已經七七八八，但是來的人——包括學生和觀光客——絡繹不絕，對設備的需求越來越大。健停下盛滿電線和燈泡的手推車，耳際慢慢傳入朗讀聲。她們唸的都不像中文，他想，句法真奇怪。

健把手推車交給同伴，坐在石壘上，喝一口葡萄適，觀看來往的人潮。許多人來打卡留念，彷彿這是一個頻臨清拆的大商場，而今天正在舉行清貨大減價。他轉身望另一條馬路上的讀書會。一份 A4 筆記遞到健的眼前。他沿捏著筆記的手指往上望，從手臂到達玲的臉。筆記印著一首楊牧：「早熟脆弱如一顆二十世紀梨」。

健不讀詩，玲也過了流連自修室的年紀，但兩人開始有一搭沒一搭地閑聊。有次天陰，讀書會休息一天，玲和健在佔領區散步，途中遇上一些老面孔，例如中學同學、大學前輩和一些玲認得的文人，玲自如地上前打招呼，健落在後頭。

手足無措之際，他聽見咔嚓一聲。

健提著水杯，留下經過數位化後扁平的叫聲——有個女生自白煙突圍，被防暴警察抓個正著，壓在地上，一個男生衝上前對著警察飛踢一腳，連報導員都忍不住驚呼——他走進房間，環視電腦桌，印象中照片大概是放在這裡。是在桌頂的置物櫃上嗎？還是在螢幕旁邊的貓咪公仔附近呢。

折騰好久，發現根本不在桌上，而在另一邊的衣櫃裡。衣櫃裡藏了一扇全身鏡，可以拉出來。鏡子非常窄，勉強強強映照到瘦削的玲；健的話，就會半個人突出鏡子之外。當初購置傢俱時，玲不論如何一定要添置全身鏡，但是空間不夠，唯有聽從售貨員建議，買了這內附鏡子的趟門衣櫃，不過日子一久，就再也沒有拿出來用過。

照片也是如此。健也無法解釋為何心血來潮，他要看照片。應該是被抗爭畫面感染了吧，想要回憶屬於自己的日子，總之，把臥室翻過一片，他終於拉出鏡子，看到照片貼在鏡子頂端。

即影即有相片長了幾點霉斑。健湊近一看，看見舊日的自己抿嘴，略顯尷尬；玲眉開眼笑，目光靈動。

他想，這就是昨日的自己，和畫面裡的年輕人相比，沒有太大的分別。分別只是他早出生幾年——如果他年輕，如果他還未出身，可能，只是有可能，他會在那個現場，去飛踢一個全副武裝的防暴警察。至少他希望自己會。

攝影師是個日本人。

玲回到健身邊時，攝影師正好表明了身份，似乎是個日本獨立記者，來採訪運動。彼此都不善英語，唯有指手畫腳。但是語言不通也無妨，熱情補充了所有，他們乘機推銷了許多運動標語。

攝影師走後，他們還沉浸在外銷革命的喜悅裡。

「沒想到連外國人都對這一切感興趣。」健說。「其實我不知道該怎麼解釋。」

「這一切？」玲拎著即影即有，問健。

「就是……佔領呀，人大八三一決定呀，學聯之類的。」

「佔領英文是 occupation……人大怎麼翻譯？」

「我的意思是，為甚麼我們要在這裡做這一切，我怎樣解釋？」

健和玲嘗試先以中文組織一次說法，儘管不見得會有下一位外國攝影師把他們當成模特兒，但他們便是如此在馬路上席地而坐，借用社交媒體上流行的句子，說起了民主。夕陽把天空燒紅，兩個人的臉龐反射餘暉，身上面上全是汗、油、塵埃與毛屑，但他們毫不介意，頭靠著頭，一起鑽研政治文宣。

「太難了，我讀不懂。」健抓抓頭，往後一倒，躺在馬路上。

「再努力一下下嘛。」玲拉拉他的衣袖，他又起身。

他又起身回到客廳，電視畫面對準空曠的長街。

2

即使到了後來，玲也沒有提起過，五年前的十一月，她如何從家裡偷跑出來——她從不在佔領區過夜——獨自徘徊在龍和道邊緣，並認出了健。

作為一個負責在現場推銷文學、籌辦讀書會、呼叫口號的人，她沒有真正見過衝突瞬間。因此，在那個夜晚，她遙望著許多個人頭擠壓在一起，她完全

不想加入這黑麻麻的人群，只想遠離，只有在巷口抽抽噎噎的健令她感到一股悲傷的親近。

在帳篷裡面，健洗乾淨臉龐，用濕紙巾擦拭手腳和後頸。玲看著他，健回望，四目相投。

「你今晚不用回家嗎？」健問。

「都衝出來了，現在回去只會被罵。」

健抱著膝。玲打開手機看網媒直播衝突現場，眉頭深鎖，忍不住咬指甲，啃咬聲在帳中特別響亮，直至指尖見血。

健過去拉住她的手，她竟隨他。

他們貼近，腳踝邊緣是楊牧筆記，帳篷外是黑夜，健的髮梢和T恤散發刺鼻臭氣，柏油路面凹凸不平。這全然不是一個適合親密的場景，然而正正因為突兀，便又變得比任何時刻都更加精緻，值得揮霍。

運動升級失敗，金鐘的佔領氣氛冷卻下來。自修室如今只剩許多空櫈；石壘邊沿的帳篷群落漸漸消失。有幾個死硬派決意留守，其中一個玲邀請過的當紅詩人也在其中。詩人在面書發帖請大家留下，玲已讀不回。

他們剛牽手，拍拖的路線跨海去了很多地方。一開始去梅窩看牛，後來嫌遠，轉向深水埗行嘉頓山，夜了去油麻地尋訪新式冰室；不然去葵涌廣場掃街；假如手頭充裕，也是會回去中上環看看隱世小店。但他們會心照不宣地避開金鐘。至於藍綠色帳篷，健沒有取回，只說：「說不定有人用得著。」便留在馬路一隅。

金鐘清場當日，兩人約好去吃晚飯。他們在旺角地鐵站會合，外面零星有示威的聲音，他們都不靠近。玲規劃了一系列咖啡店路線圖，要搞拿鐵巡禮。

健咬咬嘴唇，不答話。

玲知道他不願意，但沒說破。

直到健終於說：「今晚不如去食車仔麵？」

玲自手機抬頭望望他，一秒後才點點頭，露出期待的樣子。

車仔麵無甚特別。玲把玩著筷子，在餐廳簡陋的白色光管底下想。健夾起蘿蔔咬在齒間，看著天花角落的老電視機播放新聞，玲盯著他，覺得可愛，報導員的聲音如耳邊風。

玲端著麥克杯到客廳時，健把玩著手中的玩具。玲在心中嘆口氣，重重地放下杯子。

熱可可濺出兩滴，幾乎沾到放在茶几角落的普通話培訓班教材。

健不自覺地咬唇，幫忙搬走筆記。

「謝謝。」玲說。

她拎起遙控器，把電視聲量調低。

「不要，我想聽。」健說著，手指摸過玩具的稜角。

玲隨便調高一兩度音量。她瞥他一眼，卻察覺到他手中的公仔：一個香港民主女神像。純白色的，頭戴工業頭盔、面上配備防毒面具、肩膊搭上一支黑色旗幟，是最近被描繪出來的運動圖騰。公仔很小，健一手就可以包覆起她。

「為甚麼你有這個？」玲問。

健不望她一眼：「一樣在公司撈回來的。」

「甚麼時候連這個都有出模型了。」

「好像是有人搞眾籌，玩 3D 打印，義賣，賣到的錢拿去搞抗爭。」健把麥克杯遞到唇邊：「這是雀巢？」

「好時。雀巢一早喝光了。」

「太甜了，以前雀巢的口味比較……中性。」

「你愛怎樣說就怎樣說。」玲回答。

「甚麼意思？」

玲第一樣沒說不論哪一個牌子，這些廉價即溶可可粉都是一個樣的垃圾口味；第二樣沒提的是，上次大罷工的早晨給他沖的那一杯其實已經是好時了。玲負責採購日常用品，包括可可粉、牛奶、糖、馬克杯和湯匙，但是健多數時候都沒有發現箇中差別。

玲輕輕地從健手中搶過公仔，健也沒反抗。

她端詳著模型底座和寫有口號的旗幟，說：「做工不錯。」

「沒人要。」健說。

「或者只是忘了來取貨吧。」

「客人說他不要了。」健接回模型，在手裡拋來拋去，又撫摸公仔的輪廓

和凹凸，像是想把指紋刻入她的肌理。「還是個中學生，家人不許收藏這種公仔。」

他走近模型收藏櫃。

在極窄長的單位裡，這是健唯一要求添置的傢具，玲覺得很合理，很快接受要求，還陪他到 IKEA 挑選櫃子，過程盡量滿足健，即使她始終認為四面都用玻璃砌成的櫃子太過透明，比不上木頭帶來的古老質感。

她拎起教材，打開夾著書籤的一頁，試著完善出一個更完足、更完美的普通話詞彙庫，就在她的腦子裡。

健輾轉升讀職訓局的銜接學位，那年玲已經畢業，報讀教育文憑課程，準備做中文科老師。她仍然寫詩，多數成品不太修改就投稿給相熟詩刊和網絡平台，久了，編輯邀稿時也會想到她。文藝雜誌新一期列出「備受期待的九十後作者」名單，玲名列前茅。她喜孜孜地把雜誌拿給健看，健也笑笑。

「我打算下半年申請資助，出詩集。」玲漫不經心地掀頁：「為甚麼這個人也可以上榜？他上個月出的短篇集很廢。」

「詩集，意思是把以前寫過的詩結集成書嗎？」

「我會重寫，我有新的規劃，詩集會以煙霧做核心意象，寫雨傘前後的一些觀察，年輕人的運動創傷等等。你看。」她用手機打開文檔：「這是我最近寫的，會投去詩刊。」

健避重就輕地回答：

「那很好啊，但一邊寫作一邊做老師會不會很辛苦？」

一年後，健不敢跟任何人提起自己因為缺席太多而無法畢業；而玲仍然沒有出版詩集。現在她的桌面只有教案。原來當老師比創作、經營詩社、寫畢業論文都更加困難，她終於認清。一間北區學校以常額教席聘用玲，教初中中文。她住港島東，往返太遠，便想搬出去。跟父母鬧幾下彆扭，就得到允許。

「但是我還沒有工作。」鏡中倒映的健說。

確實是有這麼一句話。

她第一次和他提起同居，那時他們還沒有自己的房間，就算不過是一間劏房也沒有。在同居之前，他們曾經在某一個地方消耗過時間。

一間賓館。

那房間的輪廓頓時浮現，只是玲一時三刻理不清頭緒來，到底那個地方叫甚麼名字。

於是她問健：「我們以前是不是很常去那間賓館？」

「哪裡？我們去過不少。」健回望她。

「房間裡面設計得很有特色的。」

「嗯，四柱床那間嗎？」

「不對，是……放了許多鏡子的。我記得，那些鏡子角落還有霉菌侵蝕的黑邊。浴室老舊，水壓很弱……有次我們發現花灑發霉，我說要去投訴，你說算了，我們為此鬧了一個下午。」

玲迎上健的眼神，沒想到他只是愣在那兒，彷彿玲所說的都是編織出來的幻覺。電視畫面終於切換成日常新聞輪播——縮小到螢幕角落的動亂現場爆出火花，卻沒有聲音——玲眯起眼睛，再次將電視機的音量降低。

健放下民主女神像。他似乎沒有找到適當的陳列位置。

「我只記得有一張四柱床，左邊那根支柱有裂痕。」健說。

「你不記得。」

「我記得啊。」

「那你為甚麼不記得鏡子？」

「哪有甚麼鏡子？」

不用玲瞪他，健自己也知道完了，他又說錯話；說錯話的永遠是他。他想反駁，結結巴巴地試著開口，但玲不理會他，望向筆記。他只輕輕發出了幾個不成片段的音節，便後繼無力，轉身望向玻璃櫃。每次這種時刻——當玲明確地別開眼神，露出憂愁且不被滿足的側臉——健真想把自己塞進櫃子裡，和海賊王的角色公仔、二戰日本戰鬥機 1:144 復刻模型、各式 TOMICA 小汽車堆在一起。

但那明明就是四柱床。

健第一次聽玲提起同居，他們正抱擁著躺在酒店房間，健的手臂枕在玲的脖子下。

那次確實是四柱床，健很確定，而且左邊那根支柱有裂痕，他們還圍著柱子笑，裸著身體打賭會不會愛做到一半，床頂倒塌下來？那就讓它倒塌吧，其中一人說罷翻身，兩具年輕蒼白的肉身互相糾纏。

然而激情之後生活就是碎屑，健記得自己說，他還找不到工作。投寄超過五十封求職信，見過十幾次工，都沒有回音。

「再努力一下下，不就有了嗎？」玲說：「你不是很討厭家裡嗎，整天嫌吵雜，老早想搬出來不是嗎？」

健不懂得回答。他盯著空中的微塵。房間的窗戶被黑色膠紙封死，午後的日光努力穿透隙縫，闖進室內，照亮了飄浮在空氣中的塵埃。

「頭兩個月租金我先幫你付吧，父母有給我一點錢。」她用手機查看租屋網：「沙田好嗎？」

「沙田應該很貴吧，都是私人屋苑。」

「不然大埔的村屋？」

「出入等小巴很不方便啊。」

那天由玲付房錢。健的雙手交握在背後。

類似這些瞬間——在不斷修改履歷直到疲憊的時候，被面試官羞辱學歷的時候，在一個霧的夜裡連西裝都被沾濕的時候——他便會想起以前搭建自修室的日子，一切都由一手一腳再加上旁人的善意就可以成就。他也說不準自己的記憶到底保有多少真實，但回憶之所以令人沉迷不就是因為它可以給人隨意捏造嗎？

又多寄出十來封履歷之後，終於，健在求職網站點按了一個完全無關於工程的行業分類，在心中數 ABC。找到一間用 A 開首的公司，就寄信；下一個是 B，如此類推。

直到公司 G 回覆了，他便成為了一間網購公司的倉務人員。

3

他們像從前物色賓館一樣物色居所，要便宜、方便，地點同時遷就兩人，兜兜轉轉來到了油麻地。

有了房間，他們就不怎麼去賓館。安全套要自己買，床單要自己洗，關係裡再沒有甚麼不屬於柴米油鹽，兩個人躲在二百呎的居室，多數日子都如以下一個周末：

「不知道是不是北區的關係，大陸學生多得滿山滿谷的。我已經不知道現在的年輕人流行甚麼了。」

玲在廚房，一邊翻炒肉醬意粉一邊抱怨。這類西式簡餐現在她都會做了，並且嫌棄咖啡廳師傅廚藝太差。

健在整理模型，他調整支架，設定好一隻手辦，才施施然回答：

「TFBoys 之類的吧。」

「甚麼？」

「TFBoys，一個大陸男孩組合。公司有賣他們的周邊，很多小女生來找我們買淘寶。」

健任職的網購公司原本主力做日本代購，後來也涉獵淘寶市場，看準一些沒有銀行戶口、洗費被父母規管的小女生，提供地鐵沿線面交服務，一場交易幾十塊錢攢下來，居然也成為了公司業務的其中一塊版圖。

網購公司的貨品從汽車零件到模型手辦，包羅萬有。一些始終沒有客人領回的貨件，老闆確認沒有二手拍賣的價值，就放任員工帶走。健從公司貨倉認識了最近的潮流，但更重要的是他開始玩公仔。

玲端著兩碟意粉回到客廳，空出一隻手，把茶几上的書本丟到沙發上，才放下餐碟。

玲拎起餐具，但是健仍在擺弄一輛畜牧運輸車模型——他輕手輕腳地把附贈的牛隻模型放好——

玲問：「為甚麼你不趕緊過來吃飯？」語氣平淡。

看健沒反應，玲用叉子卷起一束麵條塞進嘴裡。似乎蕃茄醬加太多，味道過酸。她去廚房裡拿糖包，但手一伸進夾鏈袋，就記起指尖有茄汁的油漬。抽出來一看，果然指頭沾了一把砂糖。她吮著手指放棄，回到電視前面，健還在整理那些黑白夾雜的小牛，不管如何，他就是沒有辦法擺出模型盒子上的示意圖，四隻牛應該是可以整齊排在車上的，這就是盒子所應許的，難道不是嗎？他用從前畫建築圖則的專注來排列模型。

玲叫他的名字。

他沉吟一聲。

玲放下叉子：「我難得煮一餐飯，好好的你為甚麼要這樣？」

「我快弄好了。」健始終沒有看她一眼。

沉默半晌，玲走過去，腳步震盪了單簿的木地板。當健放下第四隻白牛，玲抓住他，那些牲畜又脆弱地倒下，從車子的貨卡滾落到玻璃櫥窗。健轉身，無法控制地咬唇，但玲只覺倒胃口，一瞬間，她想大叫：為甚麼你要因為一隻牛和兩碟意大利粉而擺出這副模樣？

後來健上工時假裝有抽煙習慣，去工廠大廈的後樓梯踱步，呼吸一口不屬於公司的空氣時，他突然想起，人不是慢慢變老的——人是一瞬間變老的。句子太文藝，肯定是從玲那邊聽來的。健想著感情大概也是一瞬間生變的吧。

那麼，屬於健的那一瞬間又是在甚麼時候發生的呢？

健在那個月的垃圾堆——他們這麼稱呼——裡，找到一個喵之助模型公仔。喵之助是隻呆呆的黃貓，穿著吊帶褲，偶爾會露出失落無助的表情。玲說喵之助有點像健，她很喜歡。

健把公仔翻過來。喵之助露出一如既往的表情，一邊眉低垂著。他把公仔翻來覆去，好一陣子，突然把它塞回垃圾堆，藏在許多扭蛋和小盒的底層，直到看不見為止。

不過，當健回到家，見到努力準備教案的玲，他又想著不如下次把喵之助挖出來吧。

「為甚麼鏡子會拉了出來？」

玲問他。

健一晃神，手一擰，撞到模型公仔，原本彼此緊靠著達到微妙平衡的公仔散落在玻璃上。公仔太多而空間太小，健很清楚，但他不想割捨，那隻魔物獵人的火龍是某年一番賞的最後賞，絕版貨……

有人叫他的名字，當然是玲。健硬著頭皮走向聲音的來源——臥室——玲佇在門邊，她指著衣櫃，內附的全身鏡拉出來掛在半空。鏡子一被拉開，就擋住了床邊的通道。

「這東西拉出來幹嘛？」

玲畫過的眉蹙起來，扭曲了筆跡，加工的痕跡過於鮮明。

健盯著她的眉。他想指出貼在鏡子頂部的即影即有，想跟她說，你看，那是我們共有過的時光，當年從來沒有人想像得到我們會花了五年的時間彼此擠在一間小小的劏房裡一起踏上未來……以及為了數之不盡的瑣事——例如有沒有收好一面全身鏡——來吵架。

「我不知道你為甚麼突然照鏡——你從來都不照鏡子的——但拜託你東西用完可不可以收好，那塊鏡子很礙事。」

「當初就是你要買的啊。」

「所以呢，我很後悔，就不怎麼用它。」

「總之我又惹到你了。」

「不是這個問題，我是就事論事。」

他們你一言我一語，激動時揮動雙手，差點打翻擱在電腦桌上的水杯。不過，二人都沒有注意到鏡子下方、衣櫃底部的抽屜。

地方淺窄，衣櫃除了放置衣服，多餘的抽屜用來放了許多雜物。健為了找到那張回憶的即影即有，把抽屜拉開，卻沒有關好，一行詩就這麼透露出來：「卻在高速中撞上一顆無意的流彈」。

日復一日的教學循環裡，玲久久不再寫作。

同輩裡有人已經出版第三本小說，有人去台灣發展，有人退居幕後做出編輯，各有明確的野心，唯獨玲一個人在黃昏的教員室整理學生書簿，揭開一張接一張學生作文紙，批改，寫下評語，百幾份之後，她再也不想執筆。

越是不寫，她越著急，腦裡急於組織字句，彷彿必須透過書寫去維護自己一直以來在寫作上的投資——畢竟在這行當上，她覺得自己實在投資了不少，豈能半途而廢。

但是，當她偶爾能夠提早回到家，從塞得滿滿的冰箱拿出食材，仔細切割、落鑊、油煎；用從國際連鎖超市買來的多種香料調合出醬汁；端出三杯雞、滷味、紅咖喱，健吃得狼吞虎嚥，呆呆的咬著一塊肉在齒間對她嚷著好吃的時候，她發覺寫或不寫，都不會令她感覺可惜。

有次難得的同輩文友聚會，玲聊起生活，有人說她安於逸樂，太過平凡的日子是對一個作家的挑戰。對方扯談起雨傘運動的片段，說起玲那個不屬於文壇的男朋友，暗中有指責之意。很快話題轉向討論文學對於目前低落的社會氣氛的作用，該如何用文字干涉政治？玲的心思卻依然低迴在記憶中，她反省當時未免太過天真，居然以為可以一輩子都在馬路上舉行詩會；她也同樣地認為環繞在自己身邊、拿著手工啤酒、在獨立書店高談理想的這些人，都仍然停留在一四年的烏托邦裡。

烏托邦之所以為「烏」，都是因為烏有。

她自覺悟出一個道理來，心想這真是個好句子。如果有學生問她公理和正義的問題，她會這麼回答，不過就算到了抗爭白熱化的今天，還是沒有學生問起這條問題——大概是他們寧願身處現場，沒空處理太多抽象的問題。

看著教室裡偶爾空出來的幾個座位，玲心想，不如重新寫詩。

回到那個沁涼的十一月的秋日，衣櫃底的抽屜始終沒有被關上，健和玲開始攤開自己，他們在體內挖掘可以打造武器的材料，互相發射一些未經打磨的尖刺。

「你永遠都是這樣，做事隨隨便便，哪天女朋友不見了你都不會發覺。」

玲遏制住怒氣，用力拿起沙發上的教材，書籤掉到地上，她一腳踩上去，幾乎摔倒。她憤而一踢，書籤馬上消失在沙發之下。

健壓下聲線：

「你給我舉個例子，除了鏡子之外的。」

「自己抬頭看看這個房間，你的熱可可。」

「你有看到那面鏡子上貼了甚麼嗎？」

「不要說你拉開那面鏡子就是因為上面貼了個甚麼，五百元鈔票嗎？」

健走進房間，把鏡子上的即影即有撕下來，相片背部貼著殘膠，使得照片等於是黏在他的食指上，但他不在意，跑出去伸手遞到玲眼前：

「你那時候眼睛閃閃發光，現在呢？除了嫌棄我之外，你還會甚麼？」

「我嫌棄你？我嫌棄你就不可能跟你一起五年。」

玲看著照片中束起馬尾的自己，幾乎錯認那是某個不曾打過照面的陌生人。

「我們那時候很好啊，在路邊睡覺，談夢想，聊一堆有的沒的，現在呢，你要不要看看自己變成甚麼樣子，口裡除了學生和校長的八卦之外沒有其他別的。」

「難不成你想一輩子睡在路邊？那你下樓去不要再回來，省得跟我分這個二百呎的房間。」玲指著窗外。「你有點長進就不會老是想著從前怎樣來跟我說嘴。」

「你要說我沒有努力過嗎？」

「你有努力過就不會連 VTC 的畢業證書都拿不到。」

健退開，不小心撞到玻璃模型櫃，鏘咚一聲。他把手搭在櫃子邊緣，櫃門半開，模型零落。他咆哮：

「好，你要翻舊帳，我告訴你，事情就是那樣子，我盡力了。」

「我當初選擇的是一個不怕日曬雨淋，在馬路上跑來跑去、幫中學生搭建自修室、會聽我講文學的男人，不是個整天窩在小公司的倉庫裡玩公仔、回到家裡只會使喚我的廢柴！」

「你又有甚麼資格說我？你看看你，整天眯眼睛讀這些爛課本，學甚麼狗屎普通話，發音不正、咬字不準，站在講台上就是誤人子弟，還要嫌我蠢，是我聽不懂你的詩？」

健抄起手邊的民主女神模型，對著玲擲過去。

玲舉起筆記，擋住了公仔；她手一鬆，筆記就跌落地上。

好長一段時間，房間裡只有電視機新聞播報的聲音在響，城市裡某個地方又發生衝突，一輛警車在大道上蛇行，幾乎輾斃黑衣人；人群被沖散，像螻蟻一樣輕易崩解。

他們彎下腰，收拾落在地板上的雜物。模型公仔的旗幟不知飛到哪裡去，健壓低身子，摸索沙發底，終於把手抽回來，沒有黑旗，只有一張書籤和滿手灰塵。他定睛一看，察覺書籤是玲以前搞詩社時印刷的宣傳品，內容乘著當年運動的熾熱氣氛：「他單薄的胸膛鼓脹如風爐／一顆心在高溫裡溶化／透明，流動，虛無」。他始終感受不出詩歌的沉味，只知道那斷句不像普通人的語言，他當年願意收下新詩筆記，除了因為玲的手臂，也是因為這些斷句。

玲跌坐在沙發上，搗著臉。

健趴在地上找，久久的，終於嘟囔一聲。

玲不管他。

「我說——」他仰起頭，對著玲的腳踝：「你可不可以抬起腳？」

玲挪開腳步，黑旗就在她的拖鞋底下。健捏起小旗子，重新插在模型公仔手上。然後他把書籤遞向玲，字句直面她。她別開臉，一綵髮垂下，遮掩住輪廓，但健沒有抽回手，直到玲嘆口氣，單手接過書籤。

他們肩並肩坐在沙發上。

健把手肘支在大腿，托著腮，問：

「要吃飯嗎？」

「你不是吃過泡麵了？」

「那麼少，不夠吃啊，而且你只吃麵包不是嗎？應該餓了吧？」

玲想笑，但忍住：「那你想吃甚麼？」

4

他們走在黑夜底下的旺角街頭，特意不穿著黑色衣服，免得被錯認成抗爭者。

兩人各自回憶起從前某個秋涼夜晚的衝突——他們都知道彼此正在回憶，但默不作聲——一個人在想自己的眼睛遭受到胡椒噴霧，另一個人在想自己看見了別人遭受到胡椒噴霧而飲泣的時刻。他們想動用語言去描述那一個瞬間，卻隨即發現自己早就忘記了那種感覺，到底是憤怒、恐懼、無力還是錯愕。

「連一間茶餐廳都沒有。」

健說著，雙手插袋，站在一棟騎樓下。周邊是歇息的抗爭者，都蒙上面。

玲在看手機導航，手指劃過地圖：「轉進裡面的橫街看看吧，那陣時不是有一間車仔麵店，我們常常去？」

「嗯……蘿蔔很甜那個？」

「對，你每次都點蘿蔔和芝士腸。」

他們逆流而行，穿過政治口號的聲浪。

其實街上也不是只有他們兩個不屬於這人浪，偶爾有穿背心的中年阿伯或者帶小孩的師奶，在遠離潮浪中心的地方，或駐足、或踱步。健是這時候才認清這些人，因為他們從來不會出現在電視鏡頭上。他想起當時來訪佔領區的觀光客，忽然想到自己也是觀光客的一種了。

身後遠處傳來鳴笛和突如其來的爆炸聲，但是橫街陰陰森森，大部分商舖已經落閘。街巷短小，沒兩步就走完，到底沒找到想要的車仔麵店。兩人比對記憶，確認舖位早就被酒吧取代，裡面有零星幾檯客人以啤酒乾杯。

「我們以前常流連這個地方。」玲說。

「那時候還沒有自己的房間。」健說著，抬起頭，望著酒吧招牌，目光飄移到旁邊的商業大廈。

他舉起手，指著五樓一扇貼著黑膠紙的窗：「喂，那就是四柱床的房間，你在這裡跟我說同居。」

「就跟你說是鏡子……」玲不耐煩地跟著健的指尖望。

「沒可能，來，我們打賭。」

還是學生的日子，健和玲只有能力買起兩個鐘頭的酒店房間。試過九龍塘的老字號，也光顧過開滿油尖旺的連鎖旅館後，兩人鎖定了一家廉價的旺角賓館。

香港許多名不見經傳的賓館都是這樣子：開在破舊的老商業大廈裡，大廈入口殘破，外牆從不張揚任何招牌，只有電梯大堂的水牌靜悄掛上賓館名字。想要找到它，幾乎必然得從網絡上找，彷彿這個空間不怎麼存在於現實世界，進去是一個異境，走著走著就掉進另一個世界。

第一次來，他們盯著水牌上面的標楷體字，健蹙起眉；玲有一種不合宜的興奮。

如今兩個人一起看著水牌，交換了彼此幾年前的反應。

「你不是說餓？」玲問，跟著健進了電梯。

「不餓了。」

健回答得漫不經心，幾乎又要激怒玲，不過她只是如常嘆一口氣，就接受了他。健察覺到這一切微小的反應，但假裝沒有發現。

出了電梯，沒想到賓館大堂竟然有人等候。幾年前他們還在這裡打混時，房間從來不用等。如今，幾對男女坐在大堂破舊穿洞的圓型沙發上，有人摟摟抱抱，有人只是不安地搓著手。

健跟玲對看一眼，便轉身對櫃台要求房間。服務員隱身在只有四疊鈔票大小的窗口後面，唯獨聲音浮現：前面還有三組客人。

登記後，他們靠近牆邊，但不敢挨上去，因為掉灰。

玲問：「如果不是四柱床，你要怎麼賠我？明天可能要上班。」

「你不是說已經全面停課了？」

「有甚麼關係？還不是一樣要回學校去。」

「我請你吃車仔麵。」健咬咬唇：「不然去吃意粉。」

隨便你，玲心想，沒好氣地微笑。

男女走了一對又一對，沒多久就只得健和玲。

健滑手機社交軟體，看久了沒有新帖子，他刷新畫面，冒出來的通通是新聞消息。越入夜，街頭上人越多；衝突場面已經從尖沙咀擴散到油麻地。

會不會堵住回家的路？健思索，這時電梯門敞開，一對少年少女衝進來。兩人額頭滴汗，一身刺鼻氣味，背包擁腫。

少女率先走近櫃台，要一間房。

健盯著他們。他聽說過抗爭者預約酒店房間做基地，用來收藏裝備；也聽過有人怕被警察攔截，只好即日晚上在衝突的街區找個房間藏身，翌日才敢離場。

櫃台後面的聲音回答，前面還有一組客人，請出示身份證。

兩個年輕人支支吾吾地退開，腳步聲經過玲的身邊，他們靠在牆角，悄聲講警察、煙彈、火魔法，赤裸裸的恐懼。玲斜眼觀察他們，女生太單簿，男生太矮，幾乎和她的學生差不多模樣。

她拉拉健的衣袖，彼此一同把視線緩慢移向少年少女，然後又對望。

櫃台叫了健的號碼，一隻手從窗口伸出來，接過鈔票，交出鑰匙。

玲拎了鑰匙——動作和她從健手中搶去民主女神公仔時一模一樣——然後把東西遞給少年。少年愕然，玲卻不解釋，只用甩手，示意他們走進迷宮般的走廊。

於是大堂又只剩下他們兩個人了。

「你覺得他們會不會圍著四柱床笑，好像我們那時候一樣？」健在玲耳邊問。

「就跟你說是有一面鏡牆，底部有黑邊……」

他們再次理論起來，跟在狹小的二百尺的家裡無異，只是手邊沒有普通話筆記和模型。接待櫃台後面好像根本沒有人似的。

=====

評語

陳雪老師：

作者擅長營造日常氛圍，以極其簡單的對話凸顯出角色之間的關係。對照個香港運動後的社會現狀，描述在大時代的動盪下，曾經經歷過革命般的社運激情，回歸到日常生活的一對情侶，如何失去對生命與關係的熱情，最後他們回到當年運動的象徵，旺角賓館，他們把房間讓給一個年輕的學生，卻彷彿找回了遺失的自己。結尾非常動人。